

類分古今筆記精華

武術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五目錄

武術

馬處士

秦武衛

尉遲敬德

胡證尚書

彭博通

壁龍

車中女子

僧俠

京西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田勝郎

崑崙奴

賈人妻

虬鬚叟

墨崑崙

趙昱斬蛟

羊侃勇力

肉飛仙

梁興甫 戴二

琵琶腿

中山王授賈力法

母大蟲

陳飛

內家拳傳受源流

大鐵椎

鬚參軍

山東尼

劍俠

女子神力

毛生

保定捕夫婦

汪十四

秦淮健兒

附舟人

瞽女

雲娘

苔中老翁

秦光甫

賴塔拉把土魯

淮陽難子

珠娘拳

劉中丞妾

碧線

楊城

女盜俠

章冠鳌

徐麟士

邱小娟

紀四大和尚

翠雲嬌

廖三

李東懷拳勇聞名

壁飛善技

楚壯士

鬚俠

潘佩言

張大漢

張明叔

尤六十

張永祥

汪拳師

焦游擊

黃孟通

十八般武藝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五

武術

馬處士

唐張鷺耳目記云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豫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惟於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耽耽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寬即以僕人所持白梃出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而傅亦蹲踞須與復相擊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傅之勇無以用其心計兩相擊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相見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起傅以聞虎之名為眾所服推為首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秦武衛

隋唐嘉話云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嘗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

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廷以旌異之

尉遲敬德

隋唐嘉話云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及以試之敬德云饒王着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慚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眾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眾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聰馬鎧甲鮮明指言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一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胡證尚書

教坊記附錄云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為兩軍力士十餘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依皂貂金帶突厥而入諸力士晚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令枝

葉而入諸跗橫置膝上謂眾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燈臺自謂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彭博通

陶峴傳附錄云唐彭博通者河間人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堦而立取鞋一鞚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到曳牛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促尾纜挽之不進在長安與壯士魏宏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腳盡脫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因會飲目瞑獨持兩牀降堦就月于庭酒俎之類畧無傾瀉

壁龍

陶峴傳附錄云唐紫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韁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韁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撲土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常著吉莫靴走上輞城且至女牆手無攀援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

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碍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則外官時人號為壁龍

車中女子

段成式劍俠傳云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當途乃一鉢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嘗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而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

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駄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失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餕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愴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某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劍俠傳云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驪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身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止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蜜於靴中取弓却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

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搊腦後五九墜馬有噴布筵具蒸犧犧上劄刀子十餘以
鑿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
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與郎君則成齏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
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
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九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
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
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
倏忽遁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
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
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劍俠傳云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
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
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噴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
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
大樹枝幹盡矣鞭駛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

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韋露擊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劍俠傳云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鞭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闈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郎韋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紫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坐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劍俠傳云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繕錫頗有師之者

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獄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迹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祕不肯言盧因作色曰舅今日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騁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形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蹕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以戒之

聶隱娘

劍俠傳云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棟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

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劙之刃漸減五十飛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搆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以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曰今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鵠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鵠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

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洩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蠻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至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蹤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